

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

A Parametric Theory of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邓思颖 著

Sze-Wing Tang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邓思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3

(语言学前沿丛书)

ISBN 7-301-06107-2

I. 汉… II. 邓… III. 汉语方言—语法—参数—理论研究
IV. 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0055 号

书 名: 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

著作责任者: 邓思颖

责任编辑: 徐 刚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107-2/H·0818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8 邮购部 62752019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8.25 印张 235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序

自一九五〇年代以来,新的语言学研究改变了我们思考语言的方式和研究语言的方向,把我们带到一个“认知革命”的新纪元。在这新纪元里,语言学者与心理学、哲学、神经科学和进化人类学的专家们对人类心智从事有系统的研究并开拓了一片全新的视野。引起这场认知革命的原动力,就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提出的生成语法学。生成语法学的理论把语言当作反映人类心智的一面镜子,并以研究这面镜子为手段,来探究人类心智的奥秘。

生成语法学中的一个核心支柱,就是乔姆斯基对语言的看法——每个人都有一套与生俱来的“语言器官”。这“语言器官”就如我们天生有一颗心、两只手、两条腿一样,都是进化的产物。它跟其他器官的主要分别在于它并不是一种有形有状的“硬件”,而是一种无形的“软件”。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实况,加以分析推论,把这软件的特征勾勒出来。具体而言,人类天生具有一套专司语言的“基因型”(一般称为“普遍语法”),这个基因型随着小孩的发育逐渐成为语言的“表现型”(亦即“个别语法”)。普遍语法这套软件包含一组运算系统以及一组原则系统。运算系统使语言得以生成,原则系统则确保语言的生成受到规范。人类因天赋有了普遍语法,得以超过其他物种而发展其个别语言能力;同时因其语言能力必受普遍语法的规范,所以人类语言有其特殊的结构和表现,并有别于其他物种(如电脑或猩猩)的沟通系统。以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基因型与表现型之间的关系:水牛因天赋的基因型,而长出四只脚,但也因这种基因型的限制而无法长出六只脚。苹果树因其基因型终能长成苹果树,但也因其基因型而不可能长出橘子来。这是生物的本质。再者,一般植物虽然天生属于同一种类,但若以不同的方法培植,假以时日,就会有若干差异。这也是生物的共性。人类的语言习得也是如此。普遍语法虽然

有力地规范语言,但也预留一些空间(称作“参数”)。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以普遍语法为基础,经由不同的学习环境,选择性地习得个别语言的特点,形成他们在语言上的差异。由此可见,我们所观察到的人类语言,其实是先天遗传和后天培育两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一般生物的特性。因此语言学研究可说是属于(广义)生物学的一环。

在这种语法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下,语言学的研究更趋活跃蓬勃,我们的视野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许多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都受到启发,也因此形成了一门崭新的学科——认知科学。与此同时,从这种观点建立起来的语法理论经过多次修正,不断地改善和提升。到了八十年代初,理论发展到巅峰阶段,并促成了一套相当精密、解释力颇高的“原则与参数理论”。这个理论迅速地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主流,为探索自然语言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箱。此外,依据这个理论模式所作的研究,也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人类语言和人类心智的了解。由于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地涌现,这个理论分两方向继续开展:一在解释上愈趋充分,二在分析方法上愈能力求精简。如今语言学家自认对语言本质已有相当的掌握与认识,因此也已开始对语言学和其他认知科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意义的探索。

这场“认知革命”并未在中国发起,而刚发起之时也没有在中国得到太大的回响。除了少数的例外情况,在主流的语言理论发展中,我们似乎没有多大的参与。作为语言学者,我们未曾跟认知科学家合作,共同开拓研究人类心智的新视野。其实,过去汉语语言学界做过的工作并不少,比如说,在八十年代初大量描述汉语现象的材料,就给人深刻的印象。这些语料虽然获得很好的记录和保存(甚至相同的语料有时可能在很多不同的场合被重复地记录下来),却大多欠缺全面的分析。虽然确有若干重要著作提出过很有见地的分析,可惜大多数都只注重探讨汉语本身的特性,而没有着眼于普遍语法方面的研究,更没有涉及人类认知的研究层面。

这个情况直到八〇年代末到九〇年代初,才有了小规模的变化。我们可以看见一些用汉语写成的专门介绍生成语法学基础原理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有时也会阐述如何运用某些新理论为汉语语言学的旧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法。此外,利用当前的语言学理论分析汉

语语料的文章也开始在国际认可的主要杂志上出现,这在汉语语言学史上可说是划时代的。即使数量并不算多,但已经值得我们注意。还有,在主要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中,应用一般的语法理论去分析汉语语料的论文,数目也显著地增加。在上述的著作中,有些就大家所熟知的汉语语料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创分析;也有些把具有理论价值的新语料发掘出来;更有一些著作运用本身的分析方法,讨论重要的汉语语料,进而为当前的语言学理论作出贡献:解决了某些理论上的争论,甚至发现了一些支配人类语言的新原则。

近年汉语语言学的发展已愈能令人振奋:以往学者只埋首于对汉语语料的描述,现在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就汉语语料进行新颖而成熟的分析,并对一般的语言学理论作出直接的贡献。这个发展正标志着一个重要时代的开始。已故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曾经呼吁:中国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迈向世界主流。他曾举例说,在不少场合里,“中国(来)的社会学家”往往被误为研究“中国社会学”的专家,而专研经济学的华人专家则被“想当然耳”地误以为研究“中国经济学”的专家。原因无他,主要是华人学者倾向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贡献局限在与中国有关的范畴中,至于建构整个学科主流理论的工作,就没有去参与。从张教授的观点来看,最近汉语语言学的发展倒是蛮令人鼓舞的:虽然为数不多,但迈向主流的步伐可说是已经展开了。

在这少数能把汉语语言学的资料引入当前主流理论的研究中,邓思颖先生的这本书算是一个代表作。在这本书里,作者以原则与参数理论的模式,从四个方面来讨论粤语句法的问题,并且提出一个能够解释普通话和粤语句法差异的参数理论。本书有三个特点,使其贡献更具价值。

第一,书中的讨论以最新的原则与参数理论作为主导,同时也包含了最简方案的新近内容。在书中的第二和第三章,作者以汉语的实际例子,简明而精确地阐述了有关的理论基础、原理和方法。作者在美国接受过全面的理论句法学训练,加上他流畅的文笔,这本书写来就具有理论精确和行文易读的优点。

第二,书中应用原则与参数理论去建立一个具有限制性的理论,

从而解释了两个汉语方言——普通话和粤语之间的“微型参数”差异。据我所知,这本书是这方面研究的第一部专书。在各个章节中,读者会发现书中论证审慎和理论简明的优点。第四到第七章的分析,新颖且具原创性,应能为将来的研究带来新的启发,让不熟悉理论的人士大开眼界。这本书的分析,显示在原则与参数理论的研究方法下,经过严谨而科学的探索,可以为粤语句法找到重要的新发现。

第三,作者提出“显性参数化假定”,为语言学理论直接作出贡献,应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特点。根据显性参数化假定,语言的差异只能局限于显性的特征(如语音特征、词类特征、词缀特征等),而非隐性的特征(如语义特征)。对于观察到的语言差异,过去文献上提出过不少流于想像的解释。显性参数化假定的重要性,就是摒弃了这些流于想像的解释,并根本地限制了参数理论中有些不切实而又不受规范的部份。作者在书中指出,基于显性参数化假定、普遍语法的其他原则、语言习得的实况等各方面的考虑,我们要挑选出最恰当的分析去解释普通话和粤语的差异,包括涉及所谓倒置双宾语结构、与格结构、正常的双宾语结构、被动和使役句子等现象。其实,显性参数化假定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指导原则,帮助我们为那些现象挑选出适当的分析。与此同时,这些语言现象也反过来支持显性参数化假定的论点。更重要的是,显性参数化假定是一个关乎普遍语法理论的方案,因此这个假定也对其他语言的分析提出若干建议,算是对普遍语法理论所作出的一项贡献。

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研究汉语句法,哪怕是方言间小小的差异,都可以对一般语言学理论作出贡献,让汉语研究加入主流理论的行列。所谓“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尽管作者或许认为这本书的工作,只不过是踏出了一小步,然而对还算初成的“理论汉语语言学”这块园地来说,这种研究应可算是迈出了一大步。对于这本书,能够先睹为快,感到获益匪浅,谨在此广邀读者与我共享。

黄正德

于麻省 剑桥

2002年11月

自序

这本题为《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的小书,顾名思义,探讨的是汉语方言的问题,分析的方法是生成语法学的原则与参数理论。利用当前流行的理论来分析汉语方言语法,是我最近甚感兴趣的研究工作。这本小书,是我一些不成熟想法的一个记录,期望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萌起提笔撰写这本书的念头,大致上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为了用汉语介绍新的学说。从去年开始,我有幸在中国内地进行一系列的学术报告和讲座。根据我的印象,我发觉不少语言学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的研究生,对生成语法学理论的最新发展有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可惜用汉语写的专著并不多,而一般读者直接阅读国外的文献有一定的困难。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推广新的学说是很吃力的。因此,我希望能够用汉语写一本书,把一些生成语法学的新观点和新方法,结合我们熟悉的例子,介绍给我们的读者。

第二,是为了把汉语方言的语料带进生成语法学的研究里。生成语法学虽然对汉语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主要集中在普通话的研究,很少用到汉语方言语法的资料。因此,我希望利用生成语法学来分析汉语方言语法,扩展生成语法学的研究范围,证明汉语方言一样可以为形式语言学服务。

第三,是为了把汉语方言研究形式化和理论化。传统方言学的研究,主要着重语料的调查、方言的归类和历时源流的探索。至于怎样从方言的事实揭示语言机制操作的系统性,却不是过去方言学关心的课题。这本书试图借助生成语法学把方言研究提升到形式化、理论化的层次,让读者知道这个学科也同样适用于汉语方言的研究。

本书采用生成语法学的原则与参数理论进行探讨,注重方言语法形式化的对比。虽然这本书的内容并不全面,绝对不是一本生成

语法学的入门书,也不是一本汉语方言语法的导论,但是,我希望通过选取几个特殊的结构,重点讨论汉语方言的明显语法差异,从而介绍一点基本的研究方法。其实,介绍形式语言学的文章已有不少,过去调查汉语方言语法的文献也很丰富,然而结合这两方面的专著,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好像没有。因此,我的愿望就是填补这个空白,撮合形式语言学和汉语方言学,发展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为汉语语言学作出一分贡献。

本书的内容大致分为两个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概论部分(第一至三章、第八章),介绍本书采用的理论背景,阐述对汉语方言研究的看法,提出分析语言差异的“显性参数化假定”的主张。第二部分是分析部分(第四章至第七章),对汉语方言语法作实际的比较分析,包括双宾语结构、与格结构和被动结构等句式,集中比较普通话和粤语的语法差异。通过这两个语言的对比,一方面介绍生成语法学的基本分析原理,另一方面利用汉语方言的语料支持显性参数化假定。

在以下的段落里,让我谈谈本书一些重要内容的构思背景。

显性参数化假定最初在我的博士论文里提出来,在原则与参数理论的框架下,解释语言差异的问题。虽然近几年原则与参数理论有了一些新发展,但是,有关语言差异的部分基本不变,显性参数化假定仍然有它的合理性。当初我在博士论文里,采用显性参数化假定来比较汉、英、日等语言的异同;如今我在这本小书里,用这个假定来讨论汉语方言的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可谓显性参数化假定的“汉语方言版”。

汉语方言“倒置双宾语”的问题,早在十年前已经困扰我。所谓“倒置双宾语”并非由“倒置”形成,我十年来都没有改变过这个看法,反而发现支持的证据越来越多,更有信心把我的想法放在这本小书里,作为说明显性参数化假定的例证。至于本书有关“倒置双宾语”的讨论,基本上是在 Tang (1998b)的基础上经过全面的扩充和修改而成。

分析与格结构词序差异的构思,主要在我去年的讲学中孕育出来。这部分的讨论是一个实验性的尝试,利用动词移位来解释汉语方言之间某些词序的差异和一些表面上毫不相关的语言特点。读者可以察觉得到,我的分析深受 Huang (1991 et seq)、Kayne (1994) 等

学者提出的移位理论的影响。

为什么某些汉语方言没有双宾语结构？这个问题一直是我研究“倒置双宾语”时的一条尾巴。至于目前读者所看到的双宾语的分析，是我在去年思考与格结构问题的时候一并举出来的。参加过今年八月的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年会后，我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对原来的分析作了补充。

我对汉语方言被动句的兴趣，主要受到 Huang(1999)一文的启发。把被动句动词说套用在汉语方言的例子，结果得出意想不到的新发现。这几年来我多次发表我对被动句的想法，收到很多宝贵的意见。收录在这本书的有关被动句的部分，是以 Tang(2001a)作为讨论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之上，总结我近年对被动句研究的一些心得。

本书大部分的内容一年来曾经在多个场合系统地报告过，包括中国内地院校的邀请讲座(按时间顺序)：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2001年10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1年12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002年4月)；还有学术会议：西安外国语学院举行的“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2001年10月)、香港浸会大学举行的“香港语言学学会周年学术年会”(2001年12月)、香港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日本爱知县立大学举行的“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和日本同志社大学举行的“东亚语言学论坛”(2002年8月)。此外，部分内容也曾经整理为讲课材料，在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硕士班(2001-2002年上半年)和香港理工大学中国语言学硕士班(2001-2002年下半年)跟研究生讨论过。因此，这本书可谓见证了我过去这个难能可贵、获益良多的一年，汇集了丰硕和有益的学术讨论成果。

过去一年多以来在本书构思的期间，幸好得到以下各位为我提供各种各样的安排、帮忙和协助，或者跟我对本书的内容作过非常有用的交流(按拼音序)：蔡维天、曹广顺、Wynn Chao、程工、方立、方梅、顾阳、郭进魁、花东帆、黄正德、李宝伦、李敬忠、李连进、李行德、林宗宏、刘辰生、刘丹青、刘镇发、陆俭明、Stephen Matthews、欧阳伟

豪、彭小川、沈家煊、沈力、石定栩、司富珍、王洪君、王文心、温宾利、杨小璐、叶彩燕、袁毓林、张伯江、张宁、赵世开等，我谨此向他们每位，以及在不同场合就有关课题跟我讨论过的专家学者，表示谢意！

促使我把过去一年以来所酝酿的构思，用文字表达出来，汇集成这本小书，直接跟广大读者交流分享，有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毓林先生。袁先生的建议、鼓励和帮助使本书的出版非常顺利，让我的心愿得以实现，我非常感谢。北大出版社的徐刚先生在编辑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实际的意见，改正了不少错漏的地方，谨此致谢。

香港理工大学中央研究拨款(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entral Research Grant)所拨出的科研经费和我所任职的中文及双语学系所给予的支持，使我在内地一系列的访问讲学得以成行(拨款编号 G-T334 和 G-T363)，并且解决了出版本书的资助问题(拨款编号 G-T705)。

我想在这里特别向黄正德老师表示由衷的谢意。我很幸运能够成为黄老师的学生，在他耳提面命的教导下，我认识了语言学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同时也发现语言学可爱魅人之处，懂得怎样欣赏汉语句法和普遍语法的“美”。虽然我已经离开了美国的校园生活，但黄老师的教导，对我目前的研究仍然有深远的影响，而他本人仍无减对我的爱护和关怀。这一次，他慨允在百忙中抽空为本书作序，我万分感激。他对我目前的研究工作所给予的肯定，我真的感到非常鼓舞。

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真诚地感谢一个人，一个默默耕耘、不问收获、任劳任怨、为我分担解忧的人——内子影红。正当我忙着为讲学和学术会议而东奔西跑，她已经为我打点好一切，免去我很多后顾之忧；我为了撰写本书而终日伏在电脑屏幕前左思右想、废枕忘餐，她不但毫无怨言，反而悉心照料我的健康，免得我捱坏。她的体谅和照顾，使我可以安心地专注学术和教学工作，疲累的眼睛不再疲累，乏力的身躯不再乏力。这段期间实在辛苦了她，我只能说一声多谢，并且把这本小书献给她，作为报答她的一份小礼物。

邓思颖

2002年12月于香港

目 录

序	黄正德	(1)
自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1.1 语言、语言学和方言的研究		(1)
1.2 汉语方言的形式化研究		(7)
第二章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理论基础		(10)
2.1 “方言”的内涵		(10)
2.2 从生成语法学的观点看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		(15)
2.3 对汉语方言研究的一些基本假设		(21)
2.4 题解：“汉语方言语法”		(23)
第三章 语言差异的参数分析		(26)
3.1 语言差异的研究基础：原则与参数理论		(26)
3.2 最简方案		(30)
3.3 显性参数化假定		(35)
3.4 原则与参数理论对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性		(40)
3.5 附录：一些基本的句法学假设		(43)
第四章 语音/音韵的问题：倒置双宾语的形成		(60)
4.1 引言：粤语的倒置双宾语		(60)
4.2 粤语双宾语句的动词分类		(64)
4.2.1 “界”类动词		(66)
4.2.2 “寄”类动词		(67)
4.2.3 “炒”类动词		(68)
4.2.4 “摘”类动词		(68)
4.2.5 “问”类动词		(69)
4.2.6 其他动词		(72)
4.2.7 小结		(73)

4.3	双宾动词的题元角色	(74)
4.4	粤语倒置双宾语和介词省略说	(75)
4.4.1	过去的分析	(75)
4.4.2	介词省略说	(79)
4.4.3	为什么?	(83)
4.5	与格结构介词省略和动词题元角色的互动关系	(85)
4.6	与格结构介词省略的参数差异	(89)
第五章	词序的问题:与格结构的差异	(94)
5.1	语言移位的事实和理论分析	(94)
5.2	移位与词序差异的关系	(101)
5.3	普通话和粤语的词序差异:与格结构的词序差异	(104)
5.4	与格结构的介词短语移位	(108)
5.5	动词移位的问题	(112)
5.6	汉语和英语的词序差异和汉语的句法结构	(116)
5.7	移位的参数差异	(126)
第六章	词汇的问题:双宾语和词项的存在与否	(129)
6.1	汉语双宾语结构的分析	(129)
6.2	汉语双宾语结构	(131)
6.3	双宾语结构和与格结构的关系	(135)
6.4	双宾语结构:间接宾语移位	(142)
6.5	F的形态	(149)
6.6	缺乏双宾语结构的理论分析	(154)
6.7	余论:如果你拥有,你不一定能给	(162)
第七章	词汇的问题:被动句和词项特征的性质	(166)
7.1	引言:普通话被动句的分类	(166)
7.2	“被”的词类地位	(170)
7.3	被动句施事主目的省略问题	(175)
7.3.1	施事主目是一个空代语	(178)
7.3.2	施事主目是一个语迹	(184)
7.4	方言差异:被动动词的次范畴化	(187)
7.5	词类特征的参数化	(198)

第八章 结语	(201)
8.1 对汉语方言差异的观察	(201)
8.2 对汉语方言研究的展望	(207)
参考文献	(212)
语言学术语英汉对照表	(232)
语言学术语汉英对照表	(241)

第一章 绪 论

语言学是一门有系统地研究语言本质和使用的学科,语言学理论能帮助我们认识语言,掌握运用语言的规律,深入了解语言深层的性质。本书的写作动机,就是通过形式语言学的参数理论分析汉语方言语法差异的一些现象,希望把形式语言学的研究和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结合起来,开展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1.1 语言、语言学和方言的研究

研究语言的学科是语言学(linguistics)。比起其他学科的研究来讲,在表面上,语言的研究好像来得容易。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话,语言对于我们来讲都绝对不会觉得陌生。小孩子到了两三岁以后,说话就开始流利;而我们成年人,只要随便张开嘴巴,就可以哇啦哇啦地讲话,想讲什么就可以讲什么。某一句话能不能讲,我们往往要征询以那种语言为母语的“母语者”(native speaker),^①以他们的“语感”为标准。

比如说,如果我们问所有说汉语普通话的人,尽管他们没有受过语言学的训练,甚至是文盲,只要他们会说普通话,是普通话的母语者,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句子(1)是可以接受的,但(2)却不像话。(2)的星号“*”表示那个句子不合语法。

- (1) 每个人都热爱和平。
- (2) *热爱都个和平人每。

对于母语者来讲,这些语言上的判断,就是他们的语感。从语言

^① 英语的“native speaker”一词在汉语里比较难翻译。比较准确的叫法,应该是“以某种语言为母语的人”;沈家煊把它翻译为“操本族语者”(克里斯特尔 2000:235)。但是,这样的叫法稍欠简洁。虽然本书采用的“母语者”一词稍为别扭,但是比较简单,也接近英语原文的意思。

学的角度来讲,这些语感就是决定某个语言形式“合语法”还是“不合语法”的依据。由此可见,语言形式合语法不合语法,不是以什么专家权威来决定,而是以母语者的语感来决定。

然而,母语者语感的“权威性”往往构成对语言研究的障碍。就是由于我们每一个人张开嘴巴就能讲话,有些人会觉得能够说话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语言学是一门学科,专门研究像(1)和(2)这些显而易见、俯拾即是例子,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语言学家很“无聊”,甚至认为语言学是没有用的。反正一个不会语言学的人,一样可以流利地讲话,表达自己,跟人沟通。干嘛我们花时间去研究语言学呢?

还有一种误解,就是有些人觉得会讲某一种话,就是那种话的“专家”。从某种角度来讲,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是那种语言的母语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不一定有意识地知道那种语言的语法体系)。比如说,如果我是普通话的母语者,究竟我认识普通话有多深?一个普通话的母语者跟一个专门研究普通话的语言学家(不一定是普通话的母语者)比较,他们有什么分别?语言学对帮助我们认识一种语言有没有作用?

批评往往来自误解,而误解往往由于对事物的不认识。以下的问题和对话,在我以前读语言学学位的时候经常碰到:

问:“你读什么呀?”

答:“我读语言学。”

问:“很好啊!你会讲多少种语言?”

答:“只不过是两三种而已。”

每当对方知道我是读语言学,他一定会感到很“惊讶”。带着既好奇,又疑惑的心情,猜度我一定会讲很多种语言。虽然不一定要博通古今语言,至少期望我会讲起码十几种语言。听到我的答复后,对方大抵很失望,又或者更不了解语言学可以学些什么。

不少人把语言学等同于翻译学,又或者把语言学视作教授语文的学科,例如教授汉语、英语、西班牙语等。在不少坊间的书店里(除了少数大学的书店外),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生物学、化学、数学、心理学、文学的书架,却偏偏找不到“语言学”的书架,最多只能找到有

关“语言”的书架,放了一些字典辞书,又或者语言录音带等的东西。究竟什么是语言学呢?

我们知道生活离不开语言,每天都使用语言,语言可以说是传意的系统、作为思想的媒介和表达感情的工具。语言学就是一门有系统地研究语言本质和使用的学科。

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小孩子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学会语言。究竟是谁教会小孩子讲话?是他们的父母吗?可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是语言教育家,不一定受过语言学和教育学的训练,也许并不了解小孩子所说的语言的特点,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语言材料有系统地教他们的孩子;可是,小孩子却很聪明,只要在正常的语言环境下长大,无论父母的教育背景如何,似乎全世界的小孩子都遵循着一定的步骤,慢慢学会语言。他们在未入学前,已经可以利用语言表达自己,掌握了一定的说话能力和说话技巧。小孩子学习语言的奇妙历程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注意。

人类说不同的语言,而语言之间可以有天渊之别的差异。比如说,在普通话里,“我吃苹果”是正常的词序;可是,在日语里,“我苹果吃”却是正常的词序;更有趣地,爱尔兰语用了“吃我苹果”这样的词序来表达相同的意思。意义虽然一样,但是不同的语言却用了不同的词序。除了词序的问题外,语言之间语音的分歧也是很明显的。尽管粤语跟普通话同样属于汉语,在词序和词汇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个没有学过普通话语音的粤语母语者,在北京的街头根本无法跟当地的市民沟通。

在表面上,虽然语言之间存在不同的差异,但它们都有一些共通的特点。例如,每一种语言都有结构,当造一句句子的时候,我们并非杂乱无章地把词汇堆砌在一起。句子的结构性,也可以反映在以下的句子里:

(3) 我知道小明绝对不会相信小强。

(4) [相信小强], 我知道小明绝对不会 []。

(5) * [知道小明], 我 [] 绝对不会相信小强。

根据我们的语感,(3)和(4)基本上表示相同的意思,只不过“相信小强”移动到句子开头的位置。可是,我们不能把句中“知道小明”移动到句子开头的位置。上述的例子可以证明词与词之间的组合有结构性,并非纯粹线性的组合,也不能胡乱地把其中的某些部分抽出来进行移位。比如说,“相信”和“小强”在句子(3)里组成一个成分,但是“知道”和“小明”并非组成一个成分,因此不能移动至句子的开头位置。

此外,每一种语言都具有创造性,无论我们说什么语言,我们都可以理解甚至说以前从没说过或者听过的说话。举个例子,如果有气力的话,我们可以说出一句“无限长”的句子:

(6) 我知道小明以为小强相信小张怀疑小李知道小王相信……。

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一句肯定是一句“新”的句子。虽然是一句新的句子,我们对它的理解却完全没有问题。究竟这种语言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

根据语言的这些特点,不少语言学家认为人类语言能力是天赋的,小孩子一生下来就有说话的能力。这种天生的语言能力,就像一个正常的小孩子,一生下来,就会笑、会哭、会分辨甜和苦的能力一样,不是后天学来的。语言学家希望透过语言现象,寻找出语言共通的特点,从而了解这种天赋的语言能力的奥秘。

假设人类有一种天赋的语言能力。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话,为什么一个初生的婴儿只能呱呱叫,不能运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呢?

语言能力并不等同于语言本身。小孩子有说话的能力,并不表示他们会马上讲话。有些语言知识是天生的,但无可否认,有些语言知识应该是后天学来的。语言学研究中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尝试找出什么语言知识早已在人类的大脑里,而什么语言知识必须通过后天学习学得。比如说,人类语言有结构性这个特点,似乎不是后天学来的。按照一定的结构,我们可以创造出无穷尽的句子。语言的这种创造性,似乎也是天赋的。

至于后天学习的那部分,小孩子学习语言就像学习走路一样,需要时间。透过经验的累积,小孩子逐步掌握成年人语言的特点。因